

宋論

冊三

宋論卷七

船山遺書卷

衡陽王夫之譔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未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爲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疑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容待。何爲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衆志以圖成。湯之革夏。

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銳意有爲。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羣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年。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游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虔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無他。惟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攷神宗之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脆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且引退。

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而卽逢貶竄。羣小揣
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
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爲者。爲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
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
逋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廢矣。民怨於下。士怨
於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棄甲齊山。而
天子且爲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
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
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剋
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武之年。其崩不速。則
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
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衆正
升。因其欲燔之餘燄。撤薪以息之者。平其情。澄其慮。抑其

怒張之氣以泄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倣而弗爲之修。弛而弗爲之督。三年之中。如秋葉之日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弗能須臾忍也。曾霍光之弗若。奚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鬪虎已斃。而鬪之不已。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旣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申公。司馬溫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彊識之學。食淡衣麤之節。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畸重。則昔之重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

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爲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爲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啓愚。三曰。術疏而不逮。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爲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爲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於無而計有。以妄爲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糜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

高致也。出入有恆。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累也。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己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尚。而可以爲天子。可以爲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爲尚。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惟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尚侈乎。豈憂財之不足。而爲之衰止哉。高緯孟景劉鋹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卽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元宋真。既有汰心。侵令日告虛。

楊抑且橫征別出。夫頰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惟人提掇而後可乎。爲新法者。本以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爲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財坐嘆。導其君以抱壁立枯也。此防弊者之迂疏爲謀已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方在青宮之日。旣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卽在厲精之主。總其要。不能察其詳。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

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卽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溯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條條。一若目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徒見其東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爲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吶者。則學之不適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爲意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石之惟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

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誅其邪。而惛然者亦安石耳。則相憫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其交誅也必矣。夫惟大臣之不以此爲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胥隸也。掌之者奄宦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蠹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可詰。嗚呼。此皆蔀屋小民。粟粟而穫之。絲絲而織之。銖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己。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涘。攜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子曰。足食足兵。其爲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寧元年六十年矣。中歷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

婁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橋而不能下。徒以氣矜奚益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諸夏內而夷狄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爲辨。而相爲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聰。陳蕃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昧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繇以傾。亦慘矣哉。新法之爲民病甚矣。諸公順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卽疑於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

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胥曰。后。堯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堯舜。后。邪。故曰。儼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堯舜之。羣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爲梁棟。鳥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弗佑。祖宗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哲宗之立。雖僅十齡。乃迨高

后之殂。又七年矣。后一日不亡。帝一日不得親政。則此七年者。月之朗於夜。非日之昱於晝也。且晝雖陰。而以炤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涖衆。其能俾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惟其所爲。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實則資己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於子。而爲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永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安石子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齟齬。而神宗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黜矣。蒲宗孟詆司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當

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馬之孳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生之艱苦。示以祖法之寬宏。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之仁。而不掠美以歸。牝雞之蹏曙。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出此。擁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畫諾。如秉筆之內豎。奉教而行。卽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處此。其能頰首以聽焉否邪。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而未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彝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坤之初。陰無失德。非有堅冰之禍。而發端之始。與乾相革。則所秉不正。在希微之閒。而詭於其塗。不可以復暄和高朗之宇。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

也。溫公胡不聞焉。嗚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耆臣老死而無與繼者。神宗之季年。韓富二公先後而逝。文潞公雖存。年已遲暮。且仁柔以召物議。衆望所不歸也。使有秉國鈞者如韓公。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元祐三四年閒。撤太后之簾。以興革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羣小無言可執。無隙可乘。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輕。道亦遜焉。徒恃愚氓浮動之氣。遷客躍起之情。迫於有爲。而無暇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也。捷反捷覆。捷興捷廢。天下皆喪其貞。則□貞之失先之也。故曰。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置一說之短長。以通觀一時之措施。則其治亂安危。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無有爽也。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親政

以還。凡六年。紹聖改元而後。其進小人。復苛政。爲天下病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爲。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爲。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且啓紹聖而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君。豈借朝廷爲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者。視其所勤而休養之。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其吏虐。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其方新之氣。拔之衡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以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媪而已。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勿以暑廢而已。范淳夫勸帝

以好學而已。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惟熙豐所貶斥之人。皇皇然力爲起用。若將不及。豈新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樹百年之屏翰者。而徒爲嶺海遷客。伸久鬱之氣。遂可無曠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頻年豈無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豈無冤民。而清問不及。督行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餘。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歲幣。屢增。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惛惛自得。出不知有志。

未定之冲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彊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羣起以奉二公爲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爲惟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惻。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吾誠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修政事以實。則妄自無從而進。吾誠慎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圉。則徼功生事之說自息。吾誠釐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掎克毒民之計自消。吾誠育士以醇靜之風。拔賢於難進之侶。爲國家儲才於百年。則姦佞之覬覦自戢。而善類之濯磨自宏。曾不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

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游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謂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於黃扉。雒蜀朔黨不協於羣署。一人熒立於上。百尹類從於下。尙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宋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姦。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爲者。固師其所爲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爲亂媒。無一日而不爲危亡地。不徒紹聖爲然矣。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孫。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會。乃恣通國之精神。敝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弗能自振。嗚呼。豈徒宋之存亡哉。

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立乎今日。以覆攷哲宗之代之所爲。其言洋溢於史冊。以實求之。無一足當人心者。苟明於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快邪。夫君子之自立也。有節。而應天下也。有道。心之無私。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後榮。爲之有實。不待法之無所弊而後治。故入其朝。觀其所爲。讀其書。觀其所成。聚天下之聰明才力。以奉一人而理萬物。不期正而無不正。然後其興也必也。此則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豈徒伊呂哉。兩漢之盛。唐宋之初。無有不然者。夫誰如哲宗在御之世。貿貿終日。而不知將以何爲也。

宋論卷七

宋論卷八

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譔

徽宗

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韓忠彥爲之。而非韓忠彥之能爲之也。未幾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以次廢黜。曾布專。蔡京進。忠彥且不能安其位而罷矣。銳起疾爲而不能期月。守理亂之樞。存乎向后之存沒。忠彥其能得之於徽宗乎。循已覆之軌者。傾仗非其所仗者。躋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無旁窺懷妬之小人。然且劉后殂。而張耒夏竦不能復立於廷。王德用。章德象。以與劉后異而急庸。若高后晨隕。羣姦夕進。攻擊元祐。不遺餘力。前事之明鑒。固忠彥等所在目方新者。仍擁一□□。以取必於盛年。佻達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則邢恕。章惇。蔡卞。雖已竄死。豈

宋

論卷八

徽宗

中華書局聚

無繼者。禍烈於紹聖。而貞士播棄終身。以恣嗜沓之狂夫。動搖社稷。後車之覆。甚於前車。亦酷矣哉。忠彥雖爲世臣。而德望非溫公之匹。任伯雨諸人。亦無元祐羣賢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氣全積。舉天下以冥行。而趨於泥淖。極乎靖康。無一可用之材。舉國而授之它人。無足怪者。將雪之候。先有微溫。其溫也。豈暄和之氣哉。於是而諸君子之處此也。未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忠彥斯不可恃也。李清臣蔣之奇之雜進。愈不可恃也。曾布之與忠彥。互相持於政府。彌不可恃也。然而溫詔之頒。起用之亟。固自朝廷發矣。范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愬於君臣之際者。知其不可恃。而猶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雖然。酌之以道。規之以遠。持之以貞。而善調元。

氣以使無傷。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則身從天下。以從道。天下無道。道在其身。則以道愛身。而卽爲天下愛道。以道愛身者。喜怒不輕動於心。語默不輕加於物。而進退之不輕。尤其必慎者也。執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不可得而執也。愛而加膝。念加膝者之無難投淵。不以身試淵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訢訢而動。弗得以我爲賴寵。夫且使邪佞之黨。見我之遲遲以進。弗得疑我之力爭。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節。念榮寵之非榮。而不辱身以輕試。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隱忍以茹荼苦。而不早計昇平。以觸苛虐。而重其災。故范淳夫勸蜀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獨爲二公愛其身也。爲天下愛道。而道尙存乎天下也。以愛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憂國之至。而迫欲爲國宣力。以恤民之篤。

而輒思爲民請命。則小人之占風而趨。待隙而鑽者。固將曰。彼猶我也。一虛一實。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試。不遺餘力。以捋采而盡劉之。昏庸之主。亦將曰。此呼而可來者。麾而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惟予言而莫違。否則竄之誅之。永錮而無遺種。亦不患國之無人也。後生者不得與於直道之伸。亦將曰。先生長者。亦嘗亟於進矣。則弗待君之果明。臣之果直。未進而獲進焉。無不可也。奚必與世齟齬哉。於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輕士之情。人士無固窮之節。朝爲無人之朝。野爲無人之野。則大觀以後。迄於靖康。醉夢傾覆。無有止訖。終無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趨。以救死亡。不亦痛與。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變矣。熙寧而再變。元祐而三變。紹聖而四變。至是而五變矣。國之靡定。不待智者而知也。乃數十年來。小人迭進。而公忠剛直之

臣項背相依。然求其立難進易退之節。足以起天子之敬。畏立士類之坊表者。無其人焉。騏驥與駑駘爭駕。明星與螢火爭光。道已貶。身已媿。世安得而不波流。國安得而不瓦解哉。韓忠彥孤立以戴□□。而望起兩世之傾危。諸君子何其易動而難靜也。伊川貶而尹和靖張思叔諸學者。皆懼僞學之禁。韓侂胄之惡。自此倡之。則非禍中於國家。而且害延於學術矣。建中靖國之初政。有識者所爲寒心也。奚粲然可觀之有。

政之善者。一再傳而弊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弊也。必至於厲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國受其益。人受其賜。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寬。以便其弛。假其所嚴。以售其苛。則弊生於其閒。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厲民以利國。而其旣也。國無所利。因以生

害而民之厲亦漸以輕。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禁必其止，怨怒積於下，而不敢違，已而亦成故事矣。牧守令長之賢者，可與士民通議委曲，以苟如其期會而止，而不必盡如其法。若其不肖者，則雖下不恤民善，上亦不畏國法，但假之以濟其私，而塗飾以應上，亦苟且塞責，而無行之之志，則其爲虐於天下者，亦漸解散，而不盡如其初，則害亦自此而殺矣。故卽有不善之政，亦不能操之數十年，而民無隙之可避。繇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賊天下，而惟以不善故爲君子所爭，乃進小人以成其事，則小人乘之以播惡，而其禍乃延。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則亂天下者，非亂法亂之，亂人亂之也。蔡京介童貫以進，與鄧洵武溫益諸姦，勦紹述之邪說，推崇王安石，復行新法，乃攷京之所行，亦何嘗盡取安石諸法，督責吏民以必行哉。安

石之畫謀夜思。撿求衆論。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術者。京皆故紙視之。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矣。則京之所爲。固非安石之所爲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惟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惇曾布之羣小。以授賊賢罔上之祕計於京。則安石之所以貽敗亡於宋者。此爾。載攷熙豐之時。青苗保甲保馬市易之法。東溼亟行。民乃毀室鬻子。殘支體。徙四方。而嗥號徧野。藉令迄乎宣政。無所寬弛。則天下之氓死者過半。揭竿起者。不減秦隋之季。乃紹聖踵行。又二十餘年。而不聞天下之怨毒。倍於前日。方臘之反。毆之者朱勔。花石之擾。非新法迫之也。此抑可以知政無善惡。俱不足以持久。倚法以求贏。徒爲聚訟而已矣。神宗之求治也。迫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術也。堅交相驚而益之。以戾氣力持其是。以與

君子爭無從欲偷安之志以緩之。故行之決而督之嚴。吏無所容其曲折。民無所用其推移。則如烈火之初炎。而無幸存之宿艸。及哲宗而以怠心行之。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則吏民但可有盈餘以應誅求。飾文具以免勘督者。自相遁於下。而巧避之。且如保甲之法。固可以一紙報成功。青苗之息。固可洒派於戶口土田。醉夢之君。狹邪之相。苟足其欲。而以號於人曰。神宗之所爲。吾皆爲之矣。而民之害亦至此而稍紓矣。繇此言之。政無善惡。統不足以持久。吏自有其相沿之習。民自有其圖全之計。士大夫冒譴以爭訟於庭而不足。里胥牖戶協比以遁於法而有餘。故周公制六官。敘六典。纖悉周詳。規天下於指掌。勒爲成書。而終不以之治周。非不可行也。行之而或遁之。或乘之。德不永而弊且長也。人主而爲國計無疆之休。任賢而已。

矣。大臣而爲君建有道之長。進賢而已矣。所舉賢而以類升者。卽不如前人之懿德。而沿流風以自淑。必不爲蝨賊者也。所舉不肖。而以類升者。豈徒相效以邪哉。趨而愈下。流而愈淫。卽求前人之不韙。而不可得。嗚呼。安石豈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而京則曰。吾安石之嫡系也。諸君子又從而目之曰。京所法者。安石也。京之惡。乃益以昌矣。故善治天下者。章民者志也。貞民者教也。樹之百年者。人也。知善政之不足恃。則非革命之始。無庸創立己法。知惡政之不可久。則雖苛煩之法。自可調之使馴。讀一先生之言。欲變易天下而從己。吾未見其愈於安石也。徒爲蔡京之口實而已。

靖康之禍。自童貫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於必亡之契丹。而授國於方張之女直。其後理

宗復尋其覆軌。以訖其大命。垂至於後。猶有持以夷攻夷之說。取敗亡者。此其自蹈於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矣。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隕命者。不僅在此。藉令徽宗聽高麗之言。從鄭居中。宋昭之諫。斥童貫。王黼之姦。拒馬植。張穀之請。不以一矢加遼。而且輸金粟。起援兵。以衛契丹。能必耶律淳之不走死乎。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能使女直不壓河北。而與我相迫乎。能止女直之不馳突。渡河而嚮汴乎。夫然。則通女直之與不通等也。援遼之與夾攻等也。童貫興受其敗。而宋之危亡。非但貫之失算也。輟夾攻之計。以援遼。遼存而爲我捍女直。此一說也。宋豈能援契丹而存之者。以瓦解垂亡之契丹。一攻之而童貫敗於白溝矣。再攻之而劉延慶。郭藥師敗於燕山矣。攻之弗能攻也。則援之固弗能援也。不可以敵燭火將熄之蕭

幹而可以拒燎原方熾之粘沒喝乎。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直而勿夾攻。則不導女直以窺中國之短長。守舊疆以靜鎮之。此一說也。近之矣。乃使女直滅遼。有十六州之地。南臨趙魏。以方新不可遏之銳氣。睥睨河朔之腴土。遣一使以索歲幣。應之不速而激其忿怒。應之速而增其狎侮。抑能止鋒戢銳。畫燕自守。而不以吞契丹者齧我乎。然則夾攻也。援遼也。靜鎮也。三者俱無以自全。蓋宋至是而求免於女直也難矣。自澶州講和而後。畢士安撤河北之防。名爲休養。而實以啓真宗粉飾太平之佚志。興封祀。營土木者十八載。仁宗以柔道爲保邦之計。劉六符一至。而增歲幣如不遑。坐銷歲月於議論之中者。又四十一年。神宗有自疆之志。而爲迂謬之妄圖。內敝其民於培克。而遠試不教之兵於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則割土以畀之。而含情姑

待。究無能一展折衝之實算。元祐以還。一彼一此。聚訟盈廷。置北鄙於膜外者。又二十餘年。闡無可任之將。伍無可戰之兵。城堡湮積。戍卒離散。徽宗抑以嬉遊敗度。忘日月之屢遷。凡如是者。幾百年矣。則攻無可攻。援無可援。鎮無可鎮。請罷夾擊之師者。罷之而已。抑將何以爲。旣罷之後。畫一鞏固之謀邪。故曰。童貫誤之。非徒童貫誤之也。雖然。宋卽此時。抑豈果無可藉以自振者乎。以財賦言。徽宗雖侈。未至如楊廣之用若泥沙也。盡天下之所輸。以捍蔽一方者。自有餘力。以兵力言。他日兩河之衆。村爲屯。里爲砦者。至於飄泊江南。猶堪厚用。周世宗以數州之士。乘擾亂之餘。臨陣一麾。而彊敵立摧。亦非教練十年而後用之也。以將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張孝純。張叔夜。劉子羽。張浚。趙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徵。劉。張。韓。岳。或已試戎。

行。或崛起草澤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無才也。有財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無他。惟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無往而不亡矣。不知猶可言也。不任不可言也。是豈徒徽宗之闇。蔡京之姦。敗壞於一旦哉。自趙普獻猜防之謀。立國百餘年。君臣上下。惴惴然惟以屈抑英傑爲苞桑之上術。則分閫臨戎者。固以容身爲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禍。故平方臘。取熙河。非童貫以奄宦無猜。不敢尸戰勝之功。嘒嘒者滿堂也。而窺其戶久矣。闖其無人矣。雖微童貫挑女直以進之。其能免乎。漢用南單于攻北單于。而匈奴之禍。訖閉關謝絕西域。而河西之守固。惟其爲漢也。廟有算。閫有政。夾攻可也。援遼可也。靜鎮尤其無不可也。惟其人而已矣。

姦人得君。久持其權。而以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

君而貽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濟君之妄圖。下足以彈壓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脅持人主。而終不敢輕。李林甫。盧杞。秦檜。皆是也。進用之始。卽有以聳動其君。而視爲社稷之臣。旣用之。則信嚮而尊禮之。權勢已歸。君雖疑而不能動搖之。以使退。故高宗置刀韉中。以防秦檜。而推崇之益隆。盧杞貶。而德宗念之不衰。李林甫非楊國忠之懷伎以相反。元宗終莫之輕也。而其時盈廷之士。無敢昌言其惡。微詞譏諷。而禍不旋踵矣。而蔡京異是。徽宗之相京也。雖嘗賜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戲也。實則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爲其所欲爲也。雖奉王安石以爲宗主。持紹述之說。以大殘善類。而熙豐之法。非果於爲也。實則以弄臣自處而已。其始進也。因與童貫遊玩。持書畫奇巧。以進。而託之紹述。以便登揆席。其云紹述者。戲也。所師安石

以周官飾說者。但惟王不會之一言。所以利用夫戲也。受寵既深。狂嬉無度。見安妃之畫像。形之於詩。縱稚子之牽衣。著之於表。父子相仍。迭爲狎客。乃至君以司馬光謔。臣以仁宗謔君。則皆灼然知其爲俳優之長。與黃幡綽敬新磨等。帝亦豈曰。此可爲吾任社稷者。京攸父子。亦豈曰。吾爲帝腹心哉。惟帝之待之也。媠而京攸父子之自處也。賤。故星變而一黜矣。日中有黑子而再黜矣。子用而父以病免。不得世執朝權矣。在大位者。侯蒙陳顯斥之爲蝨賊。而猶優游以去。冗散之臣。如方軫。草澤之士。如陳朝陳正彙。訶之如犬豕。而猶不陷於刑。未嘗有蟠固不可搖之勢也。徽宗亦屢欲別用人代之矣。而趙挺之何執中張商英之瑣瑣者。又皆懷私幸進。而無能效其尺寸。是以寵日以固。位日以崇。而耆老不死。以久爲賊於天下。計自其進用。

以迄乎南竄之日。君亦戲也。臣亦戲也。嗣之者攸也。條也。偕之者王黼也。朱勔也。李邦彥也。莫非戲也。花鳥圖畫。鐘鼎竹石。步虛受籙。倡門酒肆。固戲也。開熙河。攻交趾。延女直。滅契丹。策勳飲至。獻俘肆赦。亦莫非戲也。如是而欲緩敗亡之禍。庸可得乎。故有李林甫。不足以斬肅宗之祚。有盧杞。不足以陷德宗於亡。有秦檜。不足以破高宗之國。京無彼三姦之驚悍。而禍乃最焉。彼之爲惡者。猶有所爲。以箝服天下。而此之爲戲者。一無所爲也。彼之得君者。君不知其姦。而姦必有所飾。此之交相戲者。君賤之而不能舍之。則無所忌。以無不可爲也。卽無女直。而他日起於草澤。王善李成楊么之徒。一呼而聚者百餘萬。北據太行。南蹂江介。足以亡宋而有餘矣。櫻狡彊銳起之天驕。尙延宋祚於江左。幸也。雖然。惟其戲也。含垢忍恥。以偷嬉宴。則其施

毒於士民者亦淺。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京年八十而與子孫竄死於南荒。不得視林甫杞檜之保軀命於牖下也。足以當之矣。

楊龜山應詔而出。論者病之。亦何足以病龜山哉。君子之出處。惟其道而已矣。召之者以道。應之者以道。道無不可。君子之所可也。徽宗固君也。進賢者。君之道也。蔡京固相也。薦賢者。相之道也。相薦之。天子召之。爲士者無所庸其引避。天下雖無道。而以道相求。出而志不行。言不庸。然後引身而退。未失也。龜山何病哉。當其時。民病亟矣。改紀一政。而緩民之死。卽吾仁也。國危迫矣。匡贊一謀。而救國之危。卽吾義也。民卽不能緩其死。而吾緩之之道。不靳於言。國卽不能救其危。而吾救之之方。不隱於心。則存乎在我者。自盡而不以事之從違爲憂。君子之用心。自有弗容已。

者。徽宗雖闇。而猶吾君。蔡京雖姦。而猶吾君之相。相薦以禮。相召以義。奚容逆億。其不可與有爲而棄之。病龜山者。將勿隘乎。雖然。試設身以處。處處龜山之世。當重和之朝廷。而與當時在位之人相周旋。固有大難堪者。不知龜山之何以處此也。易於艮之三日。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曷厲乎。厲以其熏也。立孤陽於四陰之中。上無與應。熏之者。莫非陰濁也。故危也。孔子之道大矣。非可凌躡而企及者。然而其出也。以衛靈公之荒淫。而固有蘧瑗史魚在也。則立乎其廷。周回四顧。而可與爲緣者不乏。則羣小之熏。不能亂君子之臭味。故季斯公山弗擾佛肸。皆可褰裳以涉。而女樂一歸。則疾舍宗國而不爲忍。何也。姦邪者。君子之所可施其繫括。而同昏之朝。腥聞熺然。環至以相熏。則欲姑與之處。而無以自置其身。孔子且然。況不能爲孔子者乎。

龜山方出之時。何時耶。徽宗如彼矣。蔡京如彼矣。蔡攸王
黼童貫梁師成之徒。又如彼矣。而一時人士相趨以成乎
風尚者。章醮也。花鳥也。竹石也。鐘鼎也。圖畫也。清歌妙舞。
狹邪冶遊。終日疲役而不知倦。觀乎靖康禍起。虜蹂都城。
天子嗥號。萬民震慄。而抄劄金帛之役。洪芻王及之輩。皆
一時自標文雅之士。劫宮娥以並坐。歌謔酣飲。而不以死
爲憂。則當時豈復有姦邪哉。聚鳥獸於君門。相爲躡躅而
已。龜山以嚴氣正性之儒者。孤立於其閒。槐棘之下。誰與
語者。待漏之署。誰與立者。歲時往還之酬答。誰氏之門。可
以報謁。椿棘及膚。叢錐刺目。彼則無慙。而我能自適乎。莊
生曰。撻而後寧。亦必有以寧也。亦必相撻而後相拒以寧
也。不能撻我。而祇以氣相熏。染厲而已矣。奚寧哉。念及此。
則龜山之出。誠不如其弗出矣。於是而尹和靖之堅不欲

留尚矣。良之上曰。敦良吉。超出羣陰之上。與三異志。而時止則止。非道之必然。心之不得不然也。道生於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故於亂世之末流。擇出處之正者。衡道以心。而不以心做道。無以熏其心。而心泰矣。尚奚疑乎。勢極於不可止。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故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否之已極。消之不得也。傾之而後喜。惜其傾而欲善保其終。則否不傾而已自傾。謀國者。志非不忠。道非不正。不忍視君之瑣尾。民之流離。欲因仍而補救之。其說足以聳動天下。乃弗能救也。而祇甚其危亡。則惟惜傾。而斬於傾者。使之然也。宋至徽宗之季年。必亡之勢。不可止矣。匪徒女直之彊。不可禦也。匪徒童貫之借金亡遼之非策也。尤匪徒王黼受張覈之降。以挑狡虜也。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遊之浪子。擁離散之人。

心以當大變。無一而非必亡之勢。於是而宇文虛中進罪己之言。吳敏李綱定內禪之策。不可謂非消否之道也。乃汴都破。二帝俘。愈不可挽矣。內禪者。死守之謀也。死守則必有死守之具矣。任廟算者。惟綱。綱之外無人矣。任戎閫者。惟种師道。師道之外無人矣。盡綱之謀。竭師道之勇。可以任此乎。朱子固已論之曰。不足恃也。且微徒綱與師道也。嬰孤城。席懈散之勢。一日未亡。一日有處堂之計。人心不震。規畫不新。雖諸葛孔明不能止荊州之潰。雖郭子儀不能已陝州之奔。何也。勢已傾者不傾。而否亦不傾也。亂起於外者。制之以中。亂集於中者。制之以外。處於有餘之地。而後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後可以禦人。先王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時巡其守。王迹以通。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故幽王死於宗周。而襄王存於汜水。春秋記之曰。天

王出居於鄭。居者其所宜居也。舉天下而皆其所居。則皆其所自立矣。皆其所居。而拘攣於不可久居者。以自困。則有餘之地。皆非其地。有餘之人。皆非其人。畏傾而傾。必及之。否豈有自消之理哉。徽宗南奔。以避寇。勢迫而不容弗避。避之尙未足以亡也。以勢言之。頭不剽者。命不傾。以理言之。死社稷者。諸侯之道也。非天子之道也。諸侯棄其國而無國。天子棄都城而固有天下。未喪其世守也。故未大失也。其成乎必亡者。內禪而委位於欽宗也。委位於欽宗。則徽宗非天下之君矣。本不可以爲人之君。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爲蕭然休老之人。則處有餘之地。而非其地。撫有餘之人。而非其人。權藉之所歸。據之以抗彊虜者。猶然子處危城之嗣主。是出奔猶未失。而內禪之失。不可救矣。唐元宗走蜀。而太子北走朔方。猶太子也。元宗猶隱繫東

南人心。而人知有主。太子雖立。而置身於外。以收西北之心。故可捲土重來。以收京闕。欽宗受內禪之命。是天子固在汴京。走而東者。已非天子也。盈廷之士。類皆讒賊之餘。嬰城之衆。徒戀身家之計。綱以此曲徇其意。擁欽宗以遲回於棧豆。爲之名曰效死弗去。肩貨賄以惜遷徙之愚氓。羣起譴呼。以偷一日之安。懷愍之覆轍。憐莫之懲。以冥行而蹈之。不亦悲乎。嚮令內禪不行。徽宗卽出。人知吾君之尚在。不無奮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尙據河山之富。羣小抱頭以駭散。不牽築室之謀。太子受鉞以撫軍。自效廣平之績。揆其時勢。較康王之飄泊濟州者。尙相什百也。惟綱昧此。惜此四面受敵之孤城。仍此議論猥繁之朝廷。率此姦邪怙黨之僉壬。殉此瞻戀穠華之婦稚。虜兵乍退。歌舞仍前。夫且曰。微綱之使有君而有國也。安得此晏處之

休哉。是奠已潰之宗祊。而甯我婦子也。功施不朽矣。盤庚曰。胥動以浮言。非此謂與。徽宗以脫屣自恣之身。飄然而去。翩然而歸。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欽宗以脆弱苟延之命。有召不應。有令不行。抑不能如肅宗之在靈武。都城官吏軍民。以浮華安佚之累。倏然而憂。俄然而喜。終不能如朔方邠甯之軍。憤起反攻。以圖再造。禍在轉盼。而猶爲全盛之圖。綱何未之思也。其在當日者。城連萬雉。闕啓千門。雞犬方甯。市廛未改。不忍棄之一朝。而思奉一人以固守。夫豈非憂國恤民之至意。而目前之殷盛。一俄頃之浮榮。轉盼之凋殘。成灰飛之幻夢。卒使兩君俘。六宮虜。金帛括盡。凍餓空城。曾不得逸出以謀生。而上下交絕。其大命如是。而以爲不忍。其忍也不已慘乎。故所咎於綱者。有所惜而忘所大惜也。邪說行。狂夫逞。敷天之痛。綱其罪之魁。

與

宋論卷八

夫治國者必先慎乎德而後法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
以安也必先慎乎德而後法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
以安也必先慎乎德而後法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
以安也必先慎乎德而後法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
以安也必先慎乎德而後法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
以安也必先慎乎德而後法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
以安也必先慎乎德而後法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
以安也必先慎乎德而後法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

宋

宋論卷九

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撰

欽宗

扶危定傾有道。於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傾危者。事勢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矯其所以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傾者。其道必出於此。雖然。本之與末。有發端而漸啓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則正本之圖。有疏有親。有緩有急。必審其時而善持之。不然。則窮源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無益也。發端而漸啓者。其始之弊。未至於此。相沿以變。而並失其舊。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於此圖之。而已得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啓。雖害繇此。以漸興。而時移勢易。無所復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今夫河

宋

論一卷九

欽宗

一中華書局聚

之爲患。遏之於末流。不得也。神禹爲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載始者。壺口也。而冀州平。潑其橫流於中州者。則抑以底柱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潔者爲衆流之本。若其發源崑崙。在西北極之表者。豈非河之大源哉。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兗豫之汎濫。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爲其本。而蔡京之進。自以書畫玩好。介童貫。投徽宗之好。因躡大位。引羣小。導君於迷。而召外侮。其以紹述爲名。奉安石爲宗主。繪形館閣。配食孔廟者。皆假之以彈壓衆正。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脩申商之術。以漁獵天下者。固期以利國而居功。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此其不可誣者也。安石之志。豈京之志。京之政。抑豈安石之政哉。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以禦外。追其禍本。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亂於朝。開釁於

邊允當之矣。李邦彥白時中李稅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張割地罷入衛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貫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出身狹邪。共習嬉淫。志茶氣朽。抱頭畏影。而蘄以苟安。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師京貫之術。以處凶危。技盡於請和。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京貫等雖漸伏其罪。而所彙引之宵人。方興未殄。則當日所用爲國除姦者。惟昌言京貫之爲禍本。以斥其黨類。則國本正而可進羣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惟此而可以爲知本矣。骨已冷。黨已散。法已不行。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其爲得爲失。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未爲晚也。舍當前腹心之蠱。究已往萌孽之生。龜山崔鷗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纖人。顧弗問也。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吾固臨川

氏之徒也。彈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憂國之忱者也。熒主聽。結朋黨。固寵利。壞國事。惡能復禁哉。楊國忠受戮於馬嵬。而唐再造。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辨學術。正人心。善風俗。定綱紀。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而事已大敗。乃洩其久蘊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遼絕而不相及。泮渙而不相濟。何爲者邪。迨及建炎之後。安石之說。不待攻擊而自銷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務矣。竭忠盡力。直糾京貫之黨。斥其和議之非。以爭存亡於廟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謂知本。京貫女直脅宋以割三鎮。割兩河。宋廷之臣。爭論不決。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李邦彥聶昌唐恪之徒。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徐處仁吳敏以洎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

義正矣。雖然，抑有能得女直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不得其情，雖爲之計，無補也。況乎其無能爲保固三鎮、兩河之計也。脅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脅石晉也。秦人之脅三晉也。皆未能得而須其自割也。契丹脅石晉於求緩之日，地猶王從珂之地，而兩非所有。秦人之脅三晉，三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之。故脅其割而後得不勞，而女直之勢異是。自敗盟南侵以來，馳突於無人之境，至一城，則一城潰；一城潰，則一路莫不潰矣。欲三鎮卽可得三鎮，欲兩河卽可得兩河，何爲嘒嘒然競使命之脣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嗚呼！當時議者盈廷，曾無一人焉。察及於此，中國之無人久矣。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遼之旣滅，女直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

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脅地脅賂者。郭藥師也。藥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賂耳。求爲之屈耳。是故終女直之世。止於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國破君俘。城空千里。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而不欲自有。夫豈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來。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爲守。沿而習之。局定於此。志亦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修石晉之故事也。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已迹也。蓋自苻堅潰敗以後。王猛之言。永爲定鑒。故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敢渡。正統之名。天式臨之。天塹之設。地固限之。雖甚鴟張。罔有越志。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則固有以處此矣。不割三鎮。必有以守三鎮。不割兩河。必有以守兩河。欲守三鎮兩河。必固守大河。以爲

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備芻糧。繕城堡。集秦隴吳蜀三楚之力。以衛京邑。此之不謀。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與人。卽不與之。不能禁其不取。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而三鎮兩河。不待割而非己有矣。輕騎馳突於汴京。而宗祧永喪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然而女直之所欲者。且自三鎮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爭。故撻懶兀朮。人異其志。金山之匹馬。且以得返爲幸。完顏亮馬一南牧。而羣下叛離。以致之死。然則處當日之情形。勿問三鎮也。勿問兩河也。抑可弗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名號存。呼召集。親統六師。以與相頡頏。充彼之欲。得河北。而其願已畢。氣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飽飫。以嬉遊天下事。尙可徐圖其大定。卽令不克。亦豈授女直以意想不及之弋獲。而無所訖止乎。意想不及之獲。可以獲矣。立

邦昌而邦昌不能有。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無主而戴之以爲君。則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爲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地之無有定域。而惟力是視。可有者無不可有矣。嗚呼。不測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疆者囂。縱使汎瀾而流及於廣遠。天且無如人何。而萬古之綱維以裂。故曰。中國之無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謝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旅抗百萬之衆而不懼。自立也有本。則持重以待之。而其鋒自折。氣矜取勝。茫然於彼己之情。僞徒爲大言以聳衆聽。流俗驚爲偉人。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是可爲大哀也矣。

東晉書謝安傳
謝安嘗語士

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惟大臣能得之於上。而不使與下爭。惟君子能輯之於下。而不使與上爭。聽其爭而不能止者。具臣也。以身爲爭之衡。而上下交因之以爭者。自居

於有爲有守而實以貽上下之裁。衰亂之世。恆多有之。是人望之歸也。而有道者弗取焉。凡爭之興。皆有名可據。有故可循。而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迨乎爭矣。則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興於不自己。故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言勿問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之有此。而豈其以身爲之的乎。氣之浮也。必乘乎權。而後其動也。無所復憚。上之權。以一人而爭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權。以匹夫而爭天子。以其衆多也。權者。勢之所乘。發以氣。乘以勢。雖當乎理。而亦爲亂倡。故曰。其國必傾。漢唐之季。其傾也。皆然而宋爲甚。上之爭下也。斥之詘之。竄之禁之。乃至刊之於籍。勒之於石。以大聲疾呼而告天下。自熙寧以後。一邪一正。皆歸於此。而王安石司馬光實以身

受其衝。於是而下之爭起矣。登屋援樹。喧呼以爭命相之。權者。其流風所鼓。乃至萬衆奔號。蹙君門而爲李綱鳴。其不平。上旣違之。下乃憤之。下且競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馬之相。以蠲除之者。猶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國政之興革。豈此喧呶一往之氣。所可取必者哉。至若綱之得衆心者。唯請內禪。守京都。保市廛廬舍之鮮華。偷朝菌蟪蛄之宴樂。而他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萬生齒。流離於雨雪。洊至之下。死者過半。則固不如早捐其總於貨賄之情。遠避凶危。以保妻子。尙可生生自庸也。而婦人稚子。感綱之德。交質於室。以動蚩蚩之衆。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禮。踐蹂宮門。國其尙可以安存乎。且夫司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親政之後。天子厚其疑忌。以爲是率亂民而脅上。

以相己者固已目無君上則勒名黨碑之首盡反元祐之爲以恣章惇蔡京之姦皆此致之若綱識雖不足忠則有餘闇主姦臣固無得閒以相爲讎忌而一竄再竄志終不伸迄高宗之世可以白矣而指爲朋黨以宋世不再舉之刑施之陳東無他唯伏闕呼號者不逞而與天子爭權迹已逆而心終不可白矣溫公律己之嚴非有所召致而引兒童走卒以爲羽翼固已卽在綱也危亡在目殷憂在心抑必不操券以致陳東使率衆以頌己其當衆情沸騰之下固且無如之何而不足爲二公病雖然君子靜天下之人心以靖國者固有道矣盡忠以與君謀其可贊以必行者言不容長也秉正以與僚友謀其所引以自任者旁無所待也同乎我者受之而得當以行喜勿遽也異乎我者聽之裁之在我怒勿形也退而緘之於心不以忼慨之容

動衆而使依己以爲宗也。不用而奉身以退。不自暴白其心。而激人以歸怨於上也。失職之士。怨咨之民。達其憤恤。其隱而勿引之。以使盡其不平之鳴也。夫然。則謀定而人不知。功成而言不洩。忠不行。道不試。而微罪以去。恆有餘地。以待君之悟。而無所激。以成乎不可已之爭。則朝野兵民。各居靜以待命。雖有巨姦猾寇。亦弗能窺我之涯際。而閒宵小以起收其利。如其終不見信於天子。不勝於姦邪。則亦天也。吾之自靖自獻者無尤。則一死以報宗祊而無媿。而士民囂陵之戾氣。無自而開。則禍亦不永。君子之以靖共爾位。邀神聽之和平者。此而已矣。以此求之。豈徒綱哉。溫公固未之逮矣。謝安石抗桓溫。卻苻堅。而民不知感。郭子儀扞於程元振。困於魚朝恩。而衆不爲伸。种師道耄老無能。而褰帷呼躍。成敗之殊。其持之者異也。已亂者先

已其爭。爭不甚者。危不亟。存乎任國事者之有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己且不爭。況使君與民。挾己以爲爭端乎。曹操之雄猜也。徐庶以劉先主之故。終身不爲一謀。操能殺荀彧。而不能殺庶。委順可爲也。然猶曰。庶未嘗觸操之忌也。司馬昭之很也。阮籍爲艸表。而以箕頰之節期之。昭能殺稽康。而不能殺籍。隱默可爲也。然猶曰。微辭而未斥言之也。郅惲上書王莽。陳讖緯。諫其復漢室而歸臣服。莽弗能殺。而及見光武之興。婉曲可爲也。然猶曰。詭託符命。以術制莽也。馬仲於張邦昌之僭立。上申狀以請復辟。至再至三而不已。邦昌懼而從之。弗畏於逆臣。弗懼於狡虜。弗憂於吳玠。莫儻之羣小。志至氣充。不知有死。而死亦終弗及焉。然則士苟有志。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夷齊扣馬之諫。奚必武王而後可施哉。嗚呼。士不幸而生於危亡之

世君已俘。宗廟已墟。六宮盡辱。宗子無餘。舉國臣民。寄死
生於他人之手。而聽其嚼齧。姦宄施施。且擁叛逆而爲主。
不死而何以自堪。乃自梅執禮。吳革。劉韜。李若水。張叔夜
之外。非有可死之幾。死且無裨於名義。故張浚。趙鼎。胡寅。
惟匿形免污。以自全。無死地也。伸居臺諫之職。欲求死地。
以致命。則惟有直責邦昌。使奉康王之一說。可以自慰其
夢魂。而無疚憾。忤邦昌者。死地也。邦昌之從己而避位。非
伸之所取必者也。豈有人方求爲天子。而助逆者。又進騎
虎之說。以怵之。可以筆舌力爭。奪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
稍^三遲回。而姑爲隱忍矣。以死爲心。以成敗委命。以綱常
名義自任。而不求助於人。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
猶嚙躡乎。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無道者。君不明而猶故
國之君。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非國破君辱。逆臣竊位之

謂也。言孫者。道不可亟明。則以微言待後。志不可急白。則以謙讓自居。非談笑以道君父之危。緩頰而免亂賊之怒也。當伸之世。操伸之志。以爲伸之所得爲。豈謂此哉。且伸之言。亦未嘗不孫也。其申狀於邦昌也。仍以臺官上申宰相之禮。其進說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則以視段秀實之笏擊朱泚也。猶從容而不迫。非伸之氣。茶於秀實也。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而此則有可轉之機也。然使邦昌怙惡而不從。羣姦交懟其異己。則伸亦與秀實同捐其肝腦。其危也。孫也。而其孫也。未嘗不危也。伸於是合乎剛柔之節矣。夫人之於義也。豈患不知哉。患無其志耳。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氣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子之不可聽女直立也。爲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爲君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

宋論卷十

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譔

高宗

光武跳身河北。僅有漁陽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羣盜之用也。故有銅馬帝之號焉。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直。用此術也。攷之史冊。光武所受羣盜之降。幾二十萬。王莽之季。盜雖蠡起。亦不應如彼其多。蓋降而或復叛。歸於他盜。已而復降。至於三四。以有此數。不然。則建武之初。斥土未廣。何所得粟以飼此衆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衆。二百餘萬。其聚而有此衆者。亦非盡慄悍貿死之壯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盜已興。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張邦昌僭大號而不尸。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郡邑無吏。吏無法。遊弈之虜騎。往來蹂踐。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彊者聚

宋

論一卷十

高宗

一

中華書局聚

衆砦處。而農人無可耕之土。市肆無可居之廛。則相率依之。而據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無終歲之計。甕無宿春之糧。鳥獸聚而飛蟲遊。勿問彊弱。合而有此數也。聞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爲之美名。曰忠義以撫之。抑豈誠爲忠義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光武之用羣盜。惟知此也。故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來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歸農之日。則自散歸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餘萬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氣也。來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勞吾河內宛雒之民。竭貲力以養之也。汝霖之在當日。蓋東京尙有積粟。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過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於病卒者。僅一年。而迫於有爲。屢請高宗歸汴。以大舉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

敵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內也。姦邪中沮。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渡河之呼。豈徒慟大計之不成。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復散爲盜。流入江湘閩粵。轉掠數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無食不可以有兵。無土不可以得食。不進不可以有土。得食足而興兵者。處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烏合之衆。櫻方張之虜。保已破之國。審矣。念吾之且必窮。知衆之不久聚。憂內之必生變。更無餘法以處此。惟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急用而捷。所殺者敵也。急進而不利。所殺者盜也。鼓之舞之。使無倒戈內向者。則存乎主帥之恩威。夫此二百餘萬之盜。固皆有山砦。可爲退處之穴。而收吾簡練之禁旅。進可爲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處。耗吾

芻粟擾吾農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是則汪黃內蠱。高宗中餒。曠日遷延。遲回汴土。即令汝霖不沒。而事亦漸難矣。羣盜之流入內地者。韓岳竭力以芟夷之。殲殺過半。弱者抑散而傭食於四方。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為吾用。非盡此食甚之鴟。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故汝霖亦知獨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羣桀。且可輦輸東南之粟帛。調發入援之兵卒。而為可繼之圖。若孤恃汝霖之志義。而無劉裕匡復之威望。以警羣雄。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給不貲。徒貽怨玩。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磾者。其前鑒也。上無君。內無相。始而盛者。漸以衰。悲憤中來。坐視其敗。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年。其可得乎。故謂汝霖不死。憑恃此眾。可席捲燕雲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馭之必有其權。養之必有其具。然後

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聰明神武。而欲馴擾不軌之徒。以與虎狼爭生死。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高宗之畏女直也。竄身而不取。屈膝而無慚。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乃攷其言動。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餒也。李綱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澤之忠。非不知任也。韓世忠岳飛之功。非不知賞也。吳敏李稅耿南仲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宗之罪。非不知貶也。而忘親釋怨。包羞喪節。乃至陳東歐陽澈拂衆怒而駢誅於市。視李綱如仇讎。以釋女直之恨。是豈汪黃二豎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抑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黃也。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

爲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時勢度之。於斯時也。誠有旦夕不保之勢。遲回憊畏。固有不足深責者焉。苟非漢光武之識量。足以屢敗而不撓。則外競者中必枵。況其不足以競者乎。高宗爲質於虜廷。熏灼於慄悍凶疾之氣。俯身自顧。固非其敵。已而追帝者。濱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嶺而至阜口。去之不速。則相胥爲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懼無聊。中人之恆也。亢言者惡足以振之哉。靖康之禍。與永嘉等。而勢則殊矣。懷愍雖俘。晉元猶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晉惠之末。五胡爭起。亂雖已極。而爭起者非一。則互相禁制。而滅晉之情不果。女直則勢統於一。惟其志之欲爲而無所顧也。以內言之。江南之勢。荆湘爲其上游。襄漢爲其右臂。晉則劉宏夙受方州之任。財賦兵戎。聽其節制。而無所掣曳。顧陸周賀諸大

族自孫氏以來。世繫三吳之望。一歸琅琊。而衆志交孚。王氏合族。擁衆偕來。以相扶掖。宋則雖有廣土。而無綏輯之人。數轉運使。在官如寄。優游偃息。民不與親。而無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盱衡四顧。一二議論之臣。相與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瑣瑣一苗。劉之懷忿。遽奪其位。而幽之蕭寺。劉光世韓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頭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則孑然孤處。雖懷悲憤。抑且誰爲續命之絲。假使晉元處此。其能臨江踞坐。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飄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特操。所必然矣。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惟其孤也。有蕭何在關中。而漢高泗水之敗。得有所歸。有寇恂在河內。而鄧禹長安之敗。散而復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屢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財賦。儲之裕。

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積矣。宋則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禦叛寇。而州無綏撫之臣。郡無持衡之長。軍衛爲罪人之梏。租庸歸內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滿而颺去。一旦故國傾頽。竄身無所。零丁江介。滌海滋以容身。陳東歐陽。激慷慨而談。其能保九子。僅存之一綫。不隨二帝以囚死於燕山乎。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無餘也。宋自置通判於諸州。以奪州鎮之權。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則爲左遷。富庶之江南。無人也。巖險之巴蜀。無人也。扼要之荆襄。無人也。樞要之淮徐。無人也。峩冠長佩。容與於天下。賢者建宮牆以論道。其次飾亭榭以冶遊。其下攘民財以自潤。天子且安之曰。是雖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則求如晉元以

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於左衽。不亦難乎。故以走爲安。以求和爲幸。亦未可遽責高宗於一旦也。乃其後猶足以支者。則自張浚宣撫川陝。而奉便宜之詔始。宋乃西望。而猶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漸疏。則任事之心咸振。張韓岳劉諸將競起。以盪平羣盜。收爲部曲。宋乃於是而有兵。不繫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劉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檜榘削之餘。而逆亮臨江。高宗不爲駭走。且下親征之詔。則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鎮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氣沮神銷之至於如斯也。首其謀者。惟恐天下之不弱。繼其後者。私幸靡散之無憂。國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爭戰爭和。戚中相訟。無一人焉。懲諸路勤王之潰散。改覆轍以樹援於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爭州郡之權。以全盛而成貧寡之勢。以垂危

而不求輔車之援。稍自樹立。而秦檜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議再成。依然一畢士安之策也。岳飛誅死。韓世忠罷。繼起無人。閩帥聽短長於文吏。依然一趙普之心也。於是舉中原以授蒙古。猶掇之矣。豈真天驕之不可嚮邇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猶足嗣唐肅之平安史。無猜忌之家法。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閑者。趙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潤之言。已沁入於肺腑。況後之豢養深宮。以眇躬涖四海者乎。光武不師高帝之誅夷。上哲能之。非可期於中材以下也。

言有綱。道有宗。綱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萬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綱而萬目張。循之而可以盡致。推之而可以知通。傳之天下後世。而莫能擯其瑕璽。然而抑必有其立誠者。而後不僅以善言著也。且抑必聽言者之

知循知推而見之行事者確也。抑亦必其勢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緒。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則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於影響。乃天下之尙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疏庸之士。剽竊正論。亦得相冒以自附於君子之言。宗不足以爲萬殊之宗。綱不足以爲萬目之綱。尋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汎然而廣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樂道之者。而要爲輦悅之華。亦奚用此喋喋者爲哉。高宗南渡。李伯紀之進言數矣。其言皆無可非也。顧其爲綱宗者。報君父之讎也。復祖宗之宇也。又進而加詳焉。遠小人。親君子也。議巡幸。決戰守也。擇將帥。簡兵卒也。撫河北。鎮荆襄也。如綱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興之業。允矣。其無瑕璽矣。故天下後世。無有得議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雖然。以實求之。而奚足以當綱宗哉。足以

立綱宗而非其誠。則綱宗者。虛設之綱宗。固無當也。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誠不容已者。然其容已與不容已。繫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無其志。言無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爲之。弗示以方。固弗能獎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於空言也。進而加詳。則固願終其說以導之。而出於迷塗。天下後世之所樂聽。或亦高宗之所欲聞乎。其云親君子遠小人。尙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爲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無定指者也。以小人爲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爲小人而小人矣。故諸葛出師表。必目列其人以當之。今不直簡賢而求其進。斥姦而請其退。則奚以知汪伯彥黃潛善之非君子。而趙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議巡幸。決戰守。急矣。而行伍之憑藉。孰爲干城。疆敵之爭趨。何從控禦。芻糧何恃以不匱。器仗何取以求。

精豈天子匹馬以前疲卒扶羸以進遂足定百年之鼎成
三捷之功乎擇將帥簡兵卒尤其要者抑就涖戎行而數
奔者擇之邪無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澤而擇之
邪天子自擇之邪綱可代爲之擇邪天子自擇之則亦非
不有所任用矣綱可代擇之則胡不心維口誦於坐論之
下如趙普之爲太祖謀者而但虛懸一擇之之號以聽人
之詭遇乎驚奔之餘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
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練之督之綏之必有其將河北之
南來閩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戰可使守之勢合其
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彊必有其道綱誠以一身任安危
之寄則躬任之默識之日積月累以幾於成尤非大聲疾
呼懸一榜下一令之所能勝也則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撫
河北鎮襄鄧誠形勢之不容緩矣河北之待撫豈徒號於

上曰。吾不割也。衆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爲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須別揀將帥以任之也。張所傳亮固未足以勝任。卽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盡其力者何術也。襄鄧之財賦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補葺者何從。專任而無旁撓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謀之。因勢而圖之。非可一言而據爲不拔之策。國政在握。成敗在於目睫。迫與天子謀之。進羣策以酌之。固有密藏於夙夜。而研幾於俄頃者。豈建鼓而亡子可追哉。乃綱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氣已竭矣。則汪黃之黨。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談。謂飢當食。而爲無米之炊者也。惡足以拯吾君於危殆。而措之安哉。於斯時也。二帝俘矣。兩宮陷矣。自河朔以嚮江淮。數千里城空野潰。飄搖徐兗之郊。內顧而零丁子處。綱以一身繫九鼎之重。則宜以一言而析衆論之歸。猶

且組練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規畫。以祈免乎瑕璽。夫豈賈
董際漢盛時。高論以立令名之日。則言之善者。不如其無
言也。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於亡者。始終一綱宗之言。
坐銷歲月而已。繼綱而獻策者。楊中立。胡敬仲。猶是也。後
乎此而陳言者。劉共父。真西山。猶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
者。景祐以來。呂范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蘇子瞻之縱
橫。無非是也。以擬諸道。皆提其宗。以考諸治。皆挈其綱。孰
得指其瑕璽者。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萬不
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不忤者。可正告於
天下後世。而不違於綱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爲之而
不得。則難矣。夫言也。而僅以祈免於忤也。與哉。陸敬輿以
奏議輔德宗。而反奉天之駕。一議爲一事而已。非建立綱
宗。統萬殊。萬目於數紙之中也。斯則誠爲善言者乎。

屈身逆亂之廷。隱忍以圖存社稷。人臣之極致也。而抑視乎其所處矣。測其有可圖之幾。以待天下之變。姑且就之。兩處於有餘之地。以存其身。與其祿位而遽許之。爲行權以濟險。則名義之途寬。而忠孝之防裂。君子所必嚴爲之辨者也。其所處者。可以置吾身。身雖危。猶安也。安其身而動。動而利。可以出君父於險。動而不利。不喪其身之所守。則生死成敗。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尙矣。其次則身非可安。而無可安之士。乃以身試不蠲。而思以濟其志。志之得。則可以大有爲於天下。志之不得。猶不以身爲罪。而毀分義之防。故陳平周勃。俛仰於呂后之側。非徒志在安劉也。惠帝崩。後宮之子。猶高帝之苗裔。可以爲君者。依之以待呂氏之變。而伸其誅鋤。固未嘗一日辱其身於異姓也。王導之於蘇峻。王坦之謝安之於桓溫。忍其熏灼。陽與相親。

賊未篡。吾君尙在。弗容立異。以激禍之成。峻誅温死。而其志伸。峻不誅。温不死。晉社已移。終弗能救。而後死之。未晚也。蘇武節之誚。不足以爲之病矣。狄仁傑之仕於僞周也。廟已改。君已囚。無可仕矣。而仁傑當高宗之世。未與大臣之列。則舍武氏不仕。而更無可執國柄。進忠賢。以爲興復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與從逆之臣齒。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隱。懷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託者也。審此。則呂好問朱勝非無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爲之揜覆矣。好問自中丞遷少宰。參國政久矣。張邦昌受虜冊以篡大位。此何時也。馬伸等犯死以爭。而好問無言。趙鼎胡寅潔身以逃。而好問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問從容而充陪列。已知衆志之不歸。乃問邦昌曰。真欲立邪。否耶。邦昌遽有不敢當之對。則亦探邦昌不決之情。而

姑爲變計。然則高宗不繫人望於濟州。通國且戴邦昌以爲主。好問受僞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於逆廷哉。夫好問之心。固非若吳玠莫儔之誇佐命也。亦非決志不污。如洪皓之誓死以不從劉豫也。權處於進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風而草偃。則募人通帛書於高宗。亦游移兩全之巧。無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賓摘發已窮。猶曰世被國恩。受賢者之責。將誰欺邪。且使於邦昌無真立之間。於高宗無尺帛之書。宋遂終無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爲有無。嗣君非因其護戴。惟此七尺之軀。一汗而終不可浣。好問曰。閉門潔身。實不爲難。潔身而身存之。非難。潔身而身死之。豈易乎。果其爲段司農不辱之身。則又能閉門而全其軀命邪。以此質之。好問之論定矣。若夫朱勝非者。尤不足齒於士類者也。苗劉二健卒耳。權藉不重。黨類不滋。逆謀不

夙所欲逞志者。王淵康履而止。浸淫及上。遂敢廢人主而幽之蕭寺。勝非躬秉大政。繫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奪之節。正色立朝。夫二賊者。詎敢爾哉。乃內禪之舉。勝非且尸陪列之長。爲下改元之詔。德不重。才不贍。志不固。賊之藐之也久。故其脅之也輕。而勝非之從也易。乃使其禍不懲。則宋之危也亦亟矣。夫二賊所挾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見也。女直臨江而思渡。江東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賊豈有爲宋守吳會之心乎。始立嬰兒以待變。女直至。則弑高宗。執子。寡以納降。女直不至。則徐攬衆權。要九錫而規篡。藉令三方之義師。不星馳而至。賊勢已成。虜兵且進。勝非其能事從中起。梟賊首以復辟乎。如其能之。則他日之自辯曰。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固可解也。而悲憤始於張浚。成謀定於呂頤浩。奮勇決於韓世忠。勝非何與焉。其志欲圖者。

果何圖也。察所懷來。一馮道范質之心而已。勝非之生。無豪毛之益也。如其死也。則以明夫苗劉之爲賊。而激忠義之人心以起。誠重於泰山矣。無靖康之禍。有所奉之君。名義自己而立衡。存亡卽於己而取決。事易於邦昌。挾女直之勢。而抑無好問通閒道之書。事定之餘。優游以去。而貶竄不加焉。宋安得復有王章哉。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以事君者。身也。身之已辱。功且不足以蓋之。而況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時之所處。有以處身而心乃裕。有以處心而事乃貞。大白不緇。有其大白者存也。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節義存乎當局之正。好問死。不患擁戴康王之無將相。勝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無義師。王蠲捐軀而齊復振。翟義夷族而漢復興。死且非徒死而無益也。然而非

果於義者之所期也。立身則有本末矣。立朝則有風裁矣。立志則有衾影矣。安能一日緩頰於亂賊之前。以觀望其情。而徐圖轉計哉。留餘地以待他日之辯。辯則辯矣。吾不知其啓口之際。何以自捫其心也。

兀朮渡江而南。席卷吳會。追高宗於四明。東迤海濱。其別將追隆祐太后。南至於虔州之阜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懷袖。當是時也。江南糜爛。宋無一城之可恃。韓岳浮寄於散地。而莫能自堅。此苻堅所幾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遷延而憚進者也。舉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於他日哉。然而兀朮急於渡河而歸。高宗且可畫淮而守。此可以知國家安危之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女直之不能久處江東也。若有所怵惕。而夢寢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厭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餘而守不足者。無與故也。杜

充之降。疑有與矣。而充不足以當有無之數。孑然自以其身降。而號令不能及衆。則女直之不能憑藉。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國境。而能因而據之者。必有擁衆降附。代爲招集之人。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風土之剛柔。山川之險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無以相知。安能孤軍懸處。設守令。索芻糧。以無憂其困。師行千里。而不見敵者。心必危。烏合以附。而無任其安輯者。信之必不固。則兀朮之方勝而懼。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夫宋之得此。於天下。雖無片土之安。而將帥牧守。相持以不爲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其於士大夫也。亦幾失其心矣。然而誅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姦邪雖逞。而天子不爲之移。則姦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於武臣也。猜防之而不

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嘗故挫抑之。有過而未嘗深求之。危困而未嘗割棄之。敗衄而未嘗按誅之。待之也。既使有餘。而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聽其去來。不使之幸寇存。以脇吾權寵。不縱之於先。而操之於後。則怨不深。不操之已窮。而縱之使傲。則情不悖。故武人猶思媚於君。而部曲不從逆以靡。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協。民志定。軍情猶固。宋之所以立國。百餘年如一日。而濱危不改其恆也。至於史嵩之賈似道起。盡毀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問。士心始離。民心始散。將帥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與謀。然後望風瓦解。蒙古安驅以入。晏坐以撫。拾天下如一羽。而無所疑。不然。劉呂雖降。安能舉我所豢養之吏士。直前相搏。而樂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斬刈亟。則小人易激。鞭笞用。則君子亦離。部

曲衆而封賞早。則去來自恣。孤旅危而應援絕。則反噬必深。上與下泮渙而不相知。敵乃坐收之。而反爲吾腹心之患。宋之亂政。至蔡京當國。童貫臨戎而極矣。而凡數者之病。猶未劇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終不亡也。人之爲言也。賢賢而思之。繇繇而弗絕。天可指。地可畫。聖人可惟其攀引。六經可惟其撫拾。而以成乎其說。違道之宜。而以爲德。大害於天下。而以爲利。探其所終。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輒欲行之。時而有達情以體物。因勢以衡理者。主持於上。必不聽之以行。乃以號於天下曰。吾說之不行。世衰道降。無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於是而有傳於世。乃使殃民病國之邪臣。竊其說以文其惡。則民之憔悴。國之敗亡。舉繇乎此。要其徒以賊民。而無能利國。則亦終莫能如其說以行也。祇爲亂而已矣。當建炎之

三年。宋之不亡如縷。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嚮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勳者。勒爲成書。請行十一之稅。一夫限田五十畝。十六夫爲井。井賦二兵一馬。絲麻之稅。又出其外。書奏。徼一官以去。嗚呼。爲勳干祿之資。則得矣。其言之足以殺天下而亡人之國。亦慘矣。時亦知其不可而弗行。而言之媿媿。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猶稱道之弗絕。垂至於賈似道。而立限以奪民田爲公田。行經界以盡地力。而增正賦。怨讟交起。宋社以墟。蓋亦自此啓之也。古之言十者。曰中正之賦。而孟子曰。輕之者。貉道也。漢乃改之爲三十而一。然則漢其貉乎。何以一人陶濟萬室之邑。歷千年而不憂其匱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禮際祿廩宮室車服之費。則已約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繁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國分土。民各輸於其都。自遠郊而外。道里之

遠者。卽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諸侯。不過二百餘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卽其都邑以出納。惟然。則名十一而實亦十一已耳。自漢合四海以貢天府。郡縣去天子之畿。有逾於五千里者矣。其以輸塞下。養兵衛民者。又過於。是。逆流而漕。車輿驢馬。任輦以行。其費不貲。使必盈十一。以登太倉。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計民之所輸。將各三十。而實且溢於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於十一。民之膏脂盡於此。而尙足以生乎。今使勳計其畝田。令輸十一於京邊。勳其能之。而無怨邪。抑徒爲此不仁之言。以導君於貪暴耶。況乎古之十一者。有田有萊。有一易再易之差。則亦名十而實二十。漢之更制。乃以革李悝之虐。而通周制之窮。百王之大法也。其何容輕議哉。至欲於一井四百五十畝之中。賦二兵一馬。以充戎行。不知勳之將以何

爲也。將以戰與。則毆愿懦之農人。以與閔不畏死之盜賊。樂殺無厭之外夷。貿軀命於喋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責一兵。不殺盡農人而不止。無誅夷之峻法以督之。則聞金鼓而駭潰。國疾以亡。將以戍與。則荷戈而趨數千里之絕塞。饑寒冰雪。僅存者其餘幾何。抑且重爲徵發。而南畝之餘以耕者。又幾何也。三代之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場也。所戰者。乍相怨而終相好之友邦也。所爭勝負者。車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窮日。俘馘不盡人。乃欲以行之後世。流血成渠之天下。雖微仁人。亦不禁爲之慟哭矣。若馬則國有坌牧。而益以商賈之征。固未嘗責農人供戎車之用。勳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爲。而欲爲之。亦可謂覆載不容之凶人矣。夫勳固曰。此先王之法也。從而稱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爲號。而脅持天下之口。誠莫

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時。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抑使勳自行之。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且使行之於勳之田廬。而勳不棄產以逃乎。夫亦捫心而自問乎。奉一古人殘缺之書。掠其迹以爲言。而亂天下者。非徒勳也。莊周之言泰氏也。許行之言神農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燒丹之言黃帝也。篡國之大惡。而言舜禹也。犯闕之巨盜。而言湯武也。皆有古之可爲稱說者也。古先聖王之仁育而義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變通。研諸慮。悅諸心。徵之民而無怨於民。質之鬼神而無恫於鬼神。思之慎而言之訥。惡容此吮筆濡墨。求充其幅者爲哉。前乎勳而爲王安石。亦周官也。後乎勳而爲賈似道。亦經界也。安石急試其術。而宋以亂。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勳惟在建炎。驚竄不遑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陳亮猶曰。攷

古驗今。無以加也。嗚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稱之也哉。
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皆羣盜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後。
弱甚矣。張浚岳飛受招討之命。韓劉繼之。於是而范汝爲。
邵青曹成楊么之衆。皆降而充伍。乃以復振。走劉豫。敗女
直。風聞驚竄之情。因以有定。蓋羣盜者。耐寒暑。撻鋒鏑。習
之而不驚。甲仗具。部隊分。仍之而無待。故足用也。不然。舉
江南廂軍配囚脆弱之衆。惡足以當巨寇哉。乃攷之古今。
用羣盜者。大利大害之司也。受其歸者有權。收其用者有
制。光武收銅馬而帝。曹操兼黃巾而彊。唐昭用朱溫而亡。
理宗撫李全而削。盜固未可輕用也。以弱而受彊。則賓欺
其主。以彊而受彊。則相角以機。以彊而受弱。則威生其信。
無故而來歸者。詐也。挫於彼而歸於此者。弗能爲助者也。
以名相服而無其實者。乍合而終離也。故欲撫羣盜者。必

先之以勦。而羣盜之欲降也。抑先戰勝而後從。雖已爲我之部曲。猶以彊弱與我爭主客之權。唐何挾以受朱溫。宋何恃以受李全。溫與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翺翔自得。復將誰與禁之。惟紹興諸帥之知此也。風馳雨驟。而急與之爭。一敗之。再敗之。無不可敗之盜。而後無不可受。羣盜豈徒畏我哉。抑信其可恃爲吾主。而可無衄折死亡之憂矣。此其受之之權也。若夫所以用之者。尤有可用不可用之辨焉。均爲盜而旣爲之長矣。固褻然自大。而以爲我有此衆也。受命歸降。而又崇其秩。以統其衆。則雖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尊而不親。而不能固保其尊。其來也。因之而來。則其去也。因之而去。其順也。因之而順。則其逆也。因之而逆。天子且擁虛名。元戎徒爲旒綴。夫且肉袒而市我於敵。夫且懷姦而代我以興。矧望其策心戮力。以死相報乎。

故盜可用而渠帥不可用也。乃竟有固不可用者。卽其戢志無他。而必不可圖功。蓋其初起也。皆比閭之儔伍。無權藉以相事使。而羣推一人以爲長。此一人者。何以能折稟傲之衆。使不離哉。固有工於爲盜之術。而衆乃弭耳以聽。其爲術也。非有規恢天下之略也。抑非智勇過人以戰無不勝也。不以敗爲憂。不以走爲恥。不以旦此夕彼爲疑。進之務有所鹵獲。以飽衆。退之知不可敵。而急去以全其軍。得地而無固守之情。以善其規避。一戰而不求再戰。以節其勞疲。志在偷以求全其部曲。而不期乎功之必成。於是徜徉不幸之地。憑恃山川之險。以免其人於屠戮之苦。而有旁掠之利。於是貿貿而起者。樂推奉而戴之爲尊。夫如是。欲使之爭封疆於尺寸。貿身首以立功。未有能勝者也。敗亦走。勝亦走。無所不走者。無所不掠。甚則坐視國家之

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篡。皆其習氣之無恆。熟用之而不恤者也。威不足以警之。恩不足以懷之。非徒唐昭宋理之無以馭之也。卽光武亦奚能洗滌其頑詭。使媚己以共死生哉。故光武於赤眉之帥。誚以鐵中錚錚。惟待以不死。曹操收黃巾之衆。終不任以一將之功。而朱温李全。仍擁部曲。屹爲巨鎮。進則敗而退則逆。爲盜魁者。習與性成。終不能悛也。紹興諸帥。用羣盜而廢其長。張用曹成黃佐。僅得生全。范汝爲楊么。皆從斬馘。李成劉忠。寧使之北降。劉豫而不加收錄。則根旣拔者。枝自靡。垢已滌者。色以新。人皆吾人也。用惟吾用也。指臂相使之形成。以搏擻有餘力矣。宋之撫有江淮。貽數世之安在此也。盪滌盡則民力裕。戰勝頻則士氣張。大憝誅則叛逆警。部曲衆則分應周。控制專則進退決。故以走劉豫。挫兀朮。而得志於淮汴。垂及

異日完顏亮猶不能以一葦杭江而逞。皆諸帥決於滅賊之功也。非高宗之志變。秦檜之姦售。宋其興矣。

上有不能言之隱。下有不能變之習。賢者且奉之以爲道之綱。姦人遂乘之以售其伎害之術。迨乎害之已著。且莫知弊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難。故賢爲姦惑。而庸主具臣。勿論也。夫豈然哉。嘗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是書也。著攘夷尊周之大義。入告高宗。出傳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恥。起建炎之衰。誠當時之龜鑑矣。顧抑思之。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諾趨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兩臂之可攘。師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說經也。於公子翬之伐鄭。公子慶父之伐於餘邱。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說。不幸而翬與慶父終於弒逆。其說伸焉。而攷古驗今。人君馭將之道。夫豈然哉。前之允侯

之於夏。方叔召虎南仲之於周。後之周亞夫趙充國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抑豈履霜弗戒。而必於今將也乎。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謂也。故易曰。在師中。王三錫命。錫命者。王在師中者。長子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軍之外。恩不浹。威不伸。乍然使之。俄然奪之。爲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無權之謂也。將而無權。輿尸之凶。未有免焉者也。惟胡氏之言如此。故與秦檜賢姦迥異。而以志合相獎。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執以爲道者非也。然此非胡氏專家之說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爲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懷德之解兵也。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屢蒙按劾也。皆畜蒞醢之心。而不惜長城之壞。天子含爲隱慮。文臣守爲朝章。胡氏沿染餘風。沁入心腎。得一秦檜。而喜其有同情焉。嗚

呼。夫豈知疑在岳韓。而信在滔天之秦檜。其子弟欲爲之。蓋愆。徒觸怒以竄死。而終莫能挽哉。檜之自虜歸也。自謂有兩言可以聳動天下。兩言者。以河北人歸女直。河南人歸劉豫也。是其爲說。狂駭而必不可行。匪直資千秋之笑罵。高宗亦怒而榜其罪於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彧期之。高宗終委國而聽之。雖不知人。寧至於是。夫檜所欲遣歸女直劉豫者。非汎謂淪處江東之士民也。凡扈從南來。分節建旄諸大帥。皆夾河南北之部曲。各有其軍。而高宗宿衛之旅。不能與較盈虛。高宗懲苗劉之難。心惴惴焉。檜以爲盡遣北歸。則枝弱者幹自彊。而芒刺之憂以釋。蓋亦與胡氏春秋之旨相符。特其姦計未周。發言太驟。故高宗亦爲之愕異。而韓岳之勳名尙淺。高宗亦在疑忌相參之際。故不卽以爲宜。而胡氏促膝密談。深相契合者。猶未可

卽喻之高宗也。已而羣盜平矣。諸帥之軍益振矣。屢挫女直之功日奏矣。三軍之歸嚮已深。萬姓之憑依已審。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檜抑術愈工。志愈慘。以爲毆之北而不可者。無如殺之罷之。權乃盡削而事易成。故和議不成。則岳飛之獄不可起。韓世忠之兵不可奪。劉光世張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爲計也。以解兵權而急於和。而檜之爲計也。則以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以爲子翬慶父之禍。可永杜於百年。嗚呼。亦孰知檜之別有肺腸。睥睨宗社。使不死。烏可制哉。

高宗決策。選太祖後立以爲嗣。道之公也。義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計也。而其議發於上虞丞婁寅亮。疏賤小臣。言出而天子之位定。大臣無與者。宋之無人久矣。寅亮之言。

定一代之綱常。協千秋之公論。誠偉矣哉。顧其爲人前此無學術之表見。後此無德業之傳聞。固非議定於誠。以天下爲己任者也。高宗於此。猶在盛年。度以恆情。必逢惡怒。越位危言。曾不憂及罪罟。夫寅亮何以任此而無疑哉。蓋高宗之畜此志久矣。其告范宗尹者明矣。故溢傳於外。寅亮與聞而深信之。以爲先發夫人之所未發者。功可必。名可成。有榮而無辱也。是謀也。宗尹聞之。中外傳之。寅亮處下位而深知之。在位大臣。充耳結舌。曾無有能贊一言者。故曰。宋無人也。夫宗尹誠不足道矣。張德遠新平內難。任授分陝。趙惟重系屬本支。尊參坐論。君有志而不能知。君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圖而不能決。所謂焉用彼相者。責奚辭哉。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專。謀和與戰也不定。以其無憂國之忱也。乃使自虜來歸之秦檜。一旦

躡級其上。而執誅賞之大權。誠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治末者先自本。治外者先自內。匡君之失者。必獎其善。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當其時。雪二帝之恥。復祖宗之地。正夷夏之防。誠切圖矣。而抑猶其末也。闡太祖之幽。蓋太宗之愆。立義自己。以感天人之不應。付昇得人。以垂統緒於靈長者。本也。故張子房當艸昧之初。而亟垂家法。李長源當擾亂之世。而決定嫌疑。然後天子知有憂國如家之忠愛。而在旁之浸潤不入。宵人知我有贊定大策之元功。而甌與之流丸自止。自宮中以迄四海。咸知國家之祚允方新。而謀自我成。道惟君建。則傾心壹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長。日與密勿之謀。曾此弗圖。而藉手望輕。志末之小臣。進而與天子商天位之簡昇。是猶足推誠委國。爭存亡勝敗於疆敵者乎。張德遠之不

及此猶有說也。皇子寡之速斃。有物議焉。不敢稱立嗣於高宗之前。有所避也。趙惟重何爲者。而亦懵然弗問耶。高宗之世。將不乏人。而相爲虛設久矣。其賢者皆矜氣近名。一往而無淵。停嶽立之宏猷者也。高宗幾信幾疑。而不見其可恃。故汪黃秦湯。術雖陋。志雖邪。而猶傾心吐意。以違衆直行。敢於自任。無遲回濡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從之若崩。藉令得韓范以爲肺腑之臣。則引社稷之存亡於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謀皆夙。夫豈姦回之能遽奪哉。濟濟盈廷。而不能爲寅亮之言。其爲上所輕。而斥之竄之。不伸其志。非其自處者之自致乎。

自宋以來。州縣之庭。立戒石銘。蜀孟景之詞也。黃庭堅書之。高宗命刻石焉。讀者僉曰。勵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苦。仁者之言也。嗚呼。儒術不明。申韓雜進。夷人道之大經。

蔑君子之風操。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懷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景僭僞亡國之主。無擇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風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夫謂吏之虐取於民者。皆其膏脂。謂夫因公而科斂者也。峻罰其醵金者也。納賄而鬻獄者也。市賈而無值者也。若夫俸祿之頒。惟王所詔。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例非特創也。小人耕而以其有餘養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經。班之有等。民不怨於輸將。上不勤於督責。天尊地卑。而其義定。典敘禮秩。而其分明。若曰。是民之膏脂也。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愈不忍言矣。率此言也。必天下之無吏而後可也。抑將必天下之無君而後無不可矣。是之謂夷人道之大經也。君子之道。以無傷於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樂與者。一介不取。弗待於人之靳

之也。如其所受之祿。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惡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旣酬而升之。揖而進之。寄之以民社。而謂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賤行。至於此極。欲望其戒飭自矜。以全素履。其將能乎。是以謂毀君子之風操也。易動而難靜者。民之氣也。得利爲恩。失利則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懼其懷私挾怨之習。不可滌除。而政之所揚抑。言之所勸戒。務有以養之。而使泳游於雍和敬遜之休風。以復其忠順之天彝。故合之於飲烝。觀之於鄉射。逸之於大蜡。勞之於工作。敘之以禮。裁之以義。遠之於利。禁之於爭。俾怨讟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吏之受祿於國者。皆爾小民之膏脂也。於是乍得其歡心。而疾視其長上。其情一啓。其氣一奔。則將視父母之食於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趨利棄義。互相怨怒。而人道夷於

禽獸矣。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猶自棄。則克己自責。以動之於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馬聲色宴遊之糜民財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頒。指爲朘削。倡其民以囂陵詬誅之口實。使賊其天良。是之謂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也。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術也。進賢士以綏民者。選之有方也。飾吏治以勿虐民者。馭之有法也。仁不能教。義不能擇。法不能整。乃假禍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難欺。無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鑒。惟孟景以不道之身。御交亂之衆。故不得已而姑爲詛呪。爲人君者。而焉事此乎。王者之道。無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羣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不以懷利事其長上。務獎之以坦然於好義也。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養賢者。禮必其至。物必其備。辭必其順。

而與共盡天職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囂。無不敬者。無不和。則雖有墨吏。猶恥譏非。雖有頑民。猶安井牧。畏清議也。甚於鬼神。賤貨財也。甚於鞭撻。以寬大之心。出忠厚之語。平萬族之情。定上下之紀。夫豈卞急刻峭之夫所得與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違之。詛怨之言。何爲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

盡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韓劉鏞二吳。可以復汴京。收陝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進。得則復石晉所割之地。驅女直於塞外。不得亦據三關。東有滄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數。度之於彼。必察其情。度之於此。必審其勢。非但其力之彊弱也。情有所必爭。力雖弱。未可奪也。彊者勿論已。勢有所不便。力雖彊。未

可恃也。弱者勿論已。以河南陝右言之。女直之初起也。積怨於契丹而求洩。旣勝以還。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及得燕而俯視河朔。得雲而下窺汾晉。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并關南之志。乃起海上。捲朔漠。南掩燕南。直數千里。斗絕而難於遙制。故乘虛襲取三河兩鎮。而所欲已厭矣。汴雒關陝。宋不能守。勢可坐擁神皋。而去之若驚。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則中原之土。非其必爭之地明矣。朱僊一敗。捲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屬也。而宋自收羣盜以後。諸帥憤盈。東西夾進。東清淮泗。略梁宋。有席捲之機。西扼秦鳳。指長安。有建瓴之勢。岳侯從中而銳進。交相輔而不慮其孤。走兀朮。收京闕。畫河以守。新復之疆。沛然無不足者。故可必也。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直自敗盟而後。力未能得。而脇割於衆。以其爲燕之外護也。以其爲芻

糧金帛之所取給也。以其士馬之可撫有而彌疆也。郭藥師一啓戎心。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久矣。爲必爭之地矣。軍雖屢折。而宿將未凋。餘威尙振。使宋渡河而北。則悉率海上之梟。決死以相枝拒。河阻其歸。敵摧其進。求軍之不可覆沒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諸將。位相亞。權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爲元戎者。以張俊之故。爲主將。從中而沮之也。韓劉二吳。抑豈折節而安受其指麾。則雁行以進。麋駭而奔。功不任受。咎亦無歸。故五國合從之師。衄於函關。山東討卓之兵。阻於兗豫。九節度北伐之軍。潰於河南。其不如劉裕孤軍直進。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合離定於內。而成敗券於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不戢。櫻彼必爭。當百戰之驕虜。扼其吭而無憂其反噬乎。若此。則雖高宗無疑畏之私。秦檜無腹心之蠹。張俊劉光

世無從旁之撓。且將憂爲吳明徹淮北之續。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遙指黃龍。期飲策勳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幾幸者也。是故易言鬼方之伐。憂其難爲繼也。春秋許陘亭之次。謂其可以止也。自趙普沮曹翰之策。而燕雲不可問矣。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而河北不可問矣。任諸帥闔外之權。斥姦人乞和之說。棄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徐兗。西收關隴。以環拱汴。維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顏氏歸死於蔡州。以導蒙古之毒流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僊之捷。乘勝渡河。復漢唐之區宇。不數年而九有廓清。見彈而求鶡炙。不亦誕乎。

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後。吾未見其人也。帥臣而求令譽。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稱焉否也。帥臣之得令譽也。有三。嚴

軍令以禁掠奪。爲軟語以慰編氓。則民之譽歸之。修謙讓以謹交際。習文詞以相酬和。則士之譽歸之。與廷議而持公論。屏姦邪以交君子。則公卿百僚之譽歸之。岳侯之死。天下後世胥爲扼腕。而稱道之弗絕者。良繇是也。惟然而君子惜之。惜其處功名之際。進無以效。成勞於國。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檜之姦而不免。卽不遇秦檜之姦。而抑難乎其免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謂名之不可亟居。功之不可乍獲也。况帥臣者。統大衆。持大權。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身不安則志不寧。交不定則權不重。志不寧。權不重。則力不足以宣。而撓之者起。撓之者起。則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畢遂其事。非但身試不測之淵。而逢其沈溺也。君非大有爲之君。則才不足以相勝。不足以

相勝。則恆疑其不足以相統。當世材勇之衆歸其握。歷數戰不折之威。又爲敵憚。則天下且忘臨其上者之有天子。而惟震於其名。其勢旣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競相推詡。猶不審而修儒者之容。以藝文抒其悲壯。於是浮華之士。聞聲而附。詩歌詠歎。洋溢中外。流風所被。里巷亦競起而播爲歌謠。且爲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賢姦也。廟算之有進止也。廷臣無匡救之力。引己爲援。己復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姦人之媚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於國者。未之有也。故漢之功臣。發縱指示。一聽之蕭張。絳灌無文。不與隨陸爭春華之美。郭子儀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祐甫之賢。而不與納交。以結君子之好。知元載魚朝恩之惡。而不相攻訐。以觸姦佞之機。李光弼改紀其軍政。而不競其長。僕固懷恩

固屬其部曲。而甘與爲伍。乃以廢斥之餘。一旦躍起。而卒
拯吐蕃之難。以是動而動罔不利也。以是求而求無不得
也。岳侯誠有身任天下之志。以奠趙氏之宗祊。而胡不講
於此耶。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高宗之見廢
於苗劉而益疑。其情易見矣。張浚之褊而無定。情已見乎
辭矣。張俊劉光世之以故帥先達。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
秦檜之險。不可以言語爭。名義折。其勢已堅矣。而且明張
紀律。柔聲下氣。以來牛酒之歡迎。而且綴采數文。網羅文
士。以與張九成等。相爲浹洽。而且內與諫臣迭相揚詡。以
辨和議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標剛正之目。以與姦臣成不
相下之勢。而且譏評張俊。歷詆羣將。以折張浚之辨。合宰
執臺諫館閣守令之美。而皆引之於身。以受羣言之贊頌。
軍歸之。民歸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歸之。其定交盛

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衛社稷也。庸可得乎。嗚呼。得失成敗之樞。屈伸之閒而已。屈於此者。伸於彼。無兩得之數。亦無不反之勢也。故文武異用。而後協於一。當屈而屈者。於伸而伸。非迫求而皆得也。故進退無恆。而後善其用。岳侯受禍之時。身猶未老。使其毀光斂采。力謝衆美之名。知難勇退。不爭旦夕之功。秦檜之死。固可待也。完顏亮之背盟。猶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將舉社稷以惟吾是聽。則壯志伸矣。韓劉鏞二吳。不懲風波之獄。而畜其餘威以待承女。直內亂以躡歸師。大河以南。無難席捲。卽不能犁庭掃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敝月削。以迄於亡哉。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於譽岳侯者之適以殺岳侯也。悠悠之歌誦。毒於謗訕。可畏矣。夫知畏之。則所

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

岳鵬舉郟城之捷。太行義社。兩河豪傑。衛相晉汾。皆期日興兵以會北討。秦檜矯詔班師。而事不成。然則檜不中沮率此競起之衆。可以長驅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鵬舉屢勝之兵。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爲犄角耳。若所謂豪傑義社者。固無能爲也。奚以明其然邪。義兵之興。始於翟義。嗣其後者。爲徐敬業。其志可嘉。而其成敗固可觀矣。故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無所恃於此焉。夫恃人者。無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彊於己乎。則是己固弱也。己弱而恃人。盼盼然目有所望。而其志不堅。弱者爲主。彊者爲賓。敵且攻其弱而主潰。彊者失主而駭散。以失其彊。莫能救己也。所恃者弱於己乎。則弱固不可恃也。己不弱而猶資弱以自輔。弱者不能勝敵。敵一當之而靡。則勢且先挫。

而三軍之氣爲之餒。敵人之氣以勝而益爲之增。己雖疆氣不勝而必傾矣。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力足以相格。智足以相乘。氣足以相震。一與一相當。有死無生。有前無卻。上不恃天時。下不恃地利。而後可以決勝於白刃之下。復奚恃而可哉。況乎義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義軍之興也。痛故國之淪亡。悲衣冠之滅裂。念生民之塗炭。惻怛發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數人而已。有聞義之名。而羨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幾幸其得者焉。其次則有好動之民。喜於有事。而蹙蹙以興者焉。其次則有徼幸掠獲。而乘之以規利者焉。又其次則有弱不能自主。爲衆所迫。不能自己者焉。又其次則佃客廝養。聽命於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卽其實有萬。而可戰者不得千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

得百也。無軍令以整齊之。則遊弈無恆。無芻糧以饋給之。則掠奪不禁。遊弈無恆。則敵來而不覺。掠奪不禁。則民怨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誅。而翟徐旋起而旋仆。況女直之騷戾馳突。而不易當者乎。梁興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勝也。義軍之號。皆稱岳氏。梁興往而爲之聲援。女直不辨其非真。而爲之震動。垣曲沁水之守。抑河北初降之餘燼。非海上驚擊之雄也。是以往而得志。浸令一試再試。情形盡見。女直且出銳師以搗之。則糜爛無餘。所必然矣。一方旣燼。而勃然以興者。皆茶然以返。屢前屢挫。則吾三軍之氣。亦沮喪而失所憑依。當日之未至於此也。班師故也。今試設身而審女直與宋。彼己之情形。其壘涌而前。翻飛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閒乎。義社恃大軍以成。故鵬舉一班師。而數十萬人。不知何往。大軍

恃義社以進止。則義社一敗。而大軍不足以孤存。兩相恃。則兩相失。女直以專壹之兵。直前而無待。左披右靡。又惡足以當之。夫用衆不如用獨久矣。故謝安石力卻桓沖。入援之兵而勝。苻堅兼帥鮮卑。羌河西之衆而亡。揭竿以爲幟。揮鉏以爲兵。野食鶉棲。以爲屯聚。此羣羊距虎之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用羣盜。猶之可也。已爲盜。則不畏死者也。因爲盜。則自我洗滌之。其不任爲兵者。可汰也。爲盜而有渠帥。則固可使就吾東伍也。去家爲盜。則無身家之累。不以敗爲憂。故諸帥收之於江南。而藉其用。若義社。則旣以義爲名矣。汰之不忍其無歸。帥之不能以行法。進退惟其意。而我不任爲之主。則馭之也難矣。馭之且難。而況可恃之乎。宋之將亡也。江湘閩廣之閒。起者衆矣。而終不救綱門之禍。文信國無可恃而後恃之。不得已之

極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

勢無所藉。幾無所乘。一念猝興。圖度天下。而期必於爲天子者。自古迄今。未之或有。帝王之興也。無心干祿。而天命自歸。先儒之言詳矣。非虛加之也。帝堯之世。岳牧盈廷。九男非皆敗類。耕稼陶漁者。而謂帝將禪我乎。武王養晦。年已耄矣。使大命未就而崩。非不壽也。沖人方弱。保國不遑。而況及天下。然且俟之十三年。而後秉鉞以麾。假之年而贊其精魄。天也。非武王之可必也。故聖王無取天下之心。而乘時以御。因之而已。聖人且不可必。而況下此者乎。一介之士。策名於當時者。或爲偏裨。或爲文吏。目之所規。心之所成。雖拓落而不可涯量。而其大概可知也。生死屈伸。榮辱貴賤。且乘於不測之數。志所至者。望之而不能必至。志所未至者。姑試之而漸進焉。非其所期也。使方小得志。

之日。遽蹶蹕以躍起曰。吾將奄有方國。南面以馭四海之英。尤使俯首而稱臣妾。非狂人其孰念及此。藉其有此。必蹶然一起。而疾就誅夷。故以知亂臣賊子之成乎篡奪者。亦初無此固獲之情也。曹操之自言。死而題征西將軍之墓。豈盡欺人哉。橋元未嘗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己。則出身仕漢之初。無窺奪劉宗之志明矣。知此則人主之馭臣。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防者。非明於豫防之道者也。秦檜專政之暮年。大起刑獄。將盡殺張趙胡洪諸公。逮及宗室。當斯時也。諸公竄處遐方。不得復進一議。論和議之非。於檜無忤也。和已成。諸將之兵已解。檜總百揆。膺世祿。其所欲者。無不遂也。檜死而高宗忽釋趙汾。召還遷客。則檜之深慕諸公。非必逢君也。檜之誅逐異己。不欲憖留一人者。豈僅快一時之忿忮哉。徧置其黨於要津。而不使宋

有一親臣之可倚。骨鯁已空。發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檜之厚植其勢者。勢無不成也。高宗之年已耄矣。普安拔自疏遠。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宮車晏駕。檜猶不死。則將拔非所立之冲幼。暫立之。旋起奪之。外有女直以爲援引。內有羣姦以爲佐命。趙氏宗祊。且在其心目之中。易於掇芥。檜之志。豈待吹求而始見哉。乃當靖康之年。始立臺端。與馬伸等。共請女直立趙後。未嘗念及此也。及其自虜來歸。受撻嬾旨。力主和議。亦祇求和成。而居功受賞已也。卽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師。解諸將之兵。獨立百僚之上。猶未能遽取必於邪逆之成也。已而諸賢竄矣。岳侯死矣。韓世忠謝事閒居。劉錡二吳斂手聽命。張俊總領諸軍之願不遂。而亦廢處矣。所欲爲者。無不可爲。所不可致者。無不致也。周回四顧。知天下之無能如己何。高宗亦惴惴然。不知

所以馭己。然後睥睨神器。而以誅逐先試其凶威。勢之所激。鼠將變虎。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後成乎大惡哉。故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者。初非所至。而漸以成乎至也。嗚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鑒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卽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彊盛。橫加鋟削。乃檜以文墨起家。孤身遠至。自可信其無他。而罅從中決。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蕭衍楊堅之勢。高宗藏刃韞中。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固非前此所能逆睹。則欲辨霜冰於早。亦奚辨而可哉。夫霜非冰也。而陰森慘冽之氣。一夕流空。則愴然怵栗之情。自感人之志氣。欲辨之。亦何難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可辨者。人也。志無定者也。志於正者。勢溢而志或以淫。志於邪者。力窮而志因以詘。人有定者也。賢者之志雖已移。

而必有所憚不敢爲。姦人之志雖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故察之於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於其所行。不難爲石敬瑭劉豫之爲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其被囚而北也。與何卓孫傅司馬朴同繫。而獨不見殺。其羈於女直也。與洪皓朱弁同留。而不與同拘。其脫身以返也。保有其妻孥。而盡室以安歸。則其狎凶狠之驕虜。使帖然聽己之徜徉者。可畏也。張浚趙鼎李綱胡寅皆高宗患難之君臣。屢退屢進。而莫能相捨。朝野兵民衆望所歸。而共倚其成。檜一得志。而屏息竄逐。莫敢與爭者。可畏也。岳侯所收羣盜。力戰中原。將士樂爲之死。而削之斥之。囚之殺之。曾莫有敢爲之鳴控者。可畏也。韓世忠撫數萬之衆。脫高宗於幽繫。上得君心。下孚羣望。而獨於檜不能一詞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者。可畏也。張俊位望最隆。

與檜合謀。夷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檜轉盼相違。奪兵去位。曾不能以夙約責檜。而帖耳伏從。尤可畏也。挾此數可畏之才。欲爲則爲之。爲之甫成。而又進爲之。力甚驚。機甚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其執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堅。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復何所戢而中止乎。主和議者。前有汪黃。後有湯史。而人敢與爭者。有可爭之勢也。君不固信者。無可信之術也。故旋用旋黜。而終不勝公論之歸。檜獨盡箝天下之口。盡反數十年之爲。狡夷且入其牢籠。六軍皆安其解散。爪牙角距。豈一旦之能快搏噬哉。當其時。覲其面目。觀其設施。聞其言說。苟有庸心於鑒微知著者。奚問其志哉。卽其人而知之有餘矣。堅冰者。非霜志也。勢也。或馴致之。或不終致之。存乎辨之者爾。弗庸猜防也。弗庸禁制也。尤弗進而問其心也。固

已辨矣。胡康侯之爲檜欺也。據目前之志。忘馴致之變。宜其惑已。

以勢震人者。其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堅。其閒必有非望之禍。與之相乘。非望之福。與之相就。非一幸而一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致也。楚虔之於乾谿。夫差之於黃池。苻堅之於淝水。完顏之於瓜步。傾之速也。有合符焉。其恃威以震人者均。故其速傾均也。是以羊祜得西陵而固守。高潁聞陳喪而班師。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渡。周世宗得淮南而許和。誠知夫極盛於外者。中且枵而難必起。自固其本。而後可徐圖於後也。知此則人震己以不可禦之勢。而凝立以待其自斃者。固必有道矣。德不足以綏。義不足以正。名無可執。釁無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於人。是浮動之氣也。氣者。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合數十萬人。

而動其浮氣。則一夫蹶起。而九軍之情皆蕩。況乎不恤其內之已空。而淫於外。授人以餘地。使無憚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斃者乎。且其極乎。威以相震者。數十萬人也。其士卒。則彊與弱之相閒也。其將領。則忠與姦之相雜也。拊循不能周。而怨起於內也。遷延以相待。而進無所決也。功成而無所專歸。則欲進而情已漫也。奔北而無能盡詰。則雖退而罪可避也。部分進而不相知聞。則無望其相援也。簇進而壅於道路。則名衆而實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則自固之謀必速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質。則不受其震。而必自沮喪也。如是。則以我孤立之軍。敵彼雲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謝安談笑而待捷書。虞允文乍至而決進戰。非幸也。實有其可以相禦之理也。然則晉鄭銳起而嚮楚虔。當無楚矣。趙鞅蹶興而薄夫差。當無吳

矣然而不能者爲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比之入。句踐之興。慕容垂之叛。完顏雍之篡。豈可幾幸其必然哉。而一往之氣。不恤其歸。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則不可幾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獨以制衆。散者必潰。衆者必離。處靜以待動。奮弱以抗彊。動者必折。彊者必摧。無他。虛與實之分。禍與福之紐也。君子觀於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應天下矣。見可憂者。非憂也。見可懼者。非懼也。所憂者無可憂之形。所懼者無可懼之迹也。姤之危也。始於羸豕。剝之孤也。終以得廬。守其大常。以御其至變。貞勝者。勝之以貞而已。

榮悴之際。難言之已。貧賤者。悴且益難勝也。崇高者。榮愈不能割也。故代謝之悲。天子與匹夫均而加甚焉。太宗冊立愛子。猶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高宗之於孝

宗未有毛裏之恩也。乃年方盛而且育之宮中。天下粗定。而亟建爲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內禪。迨其退養。德壽歲時歡宴。如周密所記者。和氣翔洽。溢於色笑。儵然無累。忘其固有天下之榮。得不謂高人一等乎。人之於得失也。甚於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於百金之產。苟能夷然澹定。以處得失。而無憎伎之心。是必其有定力者也。則以起任天下之艱危。睠懷君父之隱痛。復何所顧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節。物固莫禦也。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稱臣於驕虜。而無媿怍之色。虐殺功臣。遂其猜妨。而無不忍之心。倚任姦人。盡逐患難之親臣。而無寬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樂。憊滯殘疆。恥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於利害而不可得。繇此言之。恬淡於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

與於道。不僅尋丈之閒也。人之欲有所爲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氣張之已甚。操必得之情。則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人之欲有所止者。其志甫萌。而卽自疑。其氣方動。而遽求靜。恆留餘地以藏身。則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堅。二者之患。皆本原於居心之量。而或踰其度。或阻其幾。不能據中道以自成。要以遠於道之所宜。而墮其大業。皆志氣之一張一弛者爲之也。夫苟弛其志氣。以求安於分量之所可勝。則於立功立名之事。固將視爲願外之圖。而不欲與天人爭其貞勝。故嚴光周黨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無以濟天下也。吾恐其於忠孝之誼。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誠一弛而不欲固張。則且重抑其情。而祈以自保。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己與物往來之衝。有相爲前卻之幾焉。己進而加乎物。則物且

退縮而聽其所御。御之者。有得有失。而皆不能不受其御也。己退而忘乎物。則物且環至而反以相臨。臨己者有順有逆。而要不能勝其臨也。夫苟不勝其臨矣。力不可以相禦與。則柔巽卑屈。以暫求免於害者。無所復容。力可以相禦與。則畏之甚。疑之甚。忍於忤害以希自全。故莊生之沈溺於逍遙也。乃至以天下爲羿之彀中。而無一名義之可恃。以逃乎鋒鏑。不獲已而有機可乘。有威可假。則淫刑以逞。如鋒芒刺於衾簟。以求一夕之安。惟高宗之如是矣。故於其力不可禦者。稱臣可也。受冊可也。割地可也。輸幣可也。於其力可禦者。可逐則逐之已耳。可殺則殺之已耳。迨及得孝宗而授之。如脫桎梏而遊於閩風之圃。不知有天子之尊。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賤行之可恥。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蕭然自遂。拊髀雀躍於無何有之

鄉以是爲愉快而已矣。三代以下。人君之能享壽考者。莫高宗若也。其志遠其氣柔。其嗜欲淺。而富貴之戕生者。無所耽溺。此抑其恬淡知足之自貽也。然而積漸以糜天下之生氣。舉皇帝王霸懋留之宇宙。而授之□□。自此始矣。故曰。無欲然後可以語王道。知其說者。非王道之僅以無欲得也。退而不多取之利欲者。進而必極其道義之力。自非聖人。則乘權處勢。以免天下於凶危者。尙矣。是豈徒人主爲然哉。雞鳴不起。無所孳孳。進不爲舜。退不爲跖。行吟坐嘯。以求無所染。迨其勢之已窮。則將濫入於跖之徒。而不自戢。所必然矣。竄李綱。斬陳東。殺岳飛。死李光。趙鼎於瘴鄉。其爲跖之徒也。奚辭。君子鑒之。尙無以恬然自矜潔已哉。

